

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丛书

柏斯布狄岛

努山塔拉 著

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

下 册

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丛书

柏斯布狄岛

The Isle of Pasirputih

(下册)

努山塔拉 著

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书 名: 柏斯布狄岛 (下册)
作 者: 努山塔拉
出 版: 新加坡青年书局
 The Youth Book Co.
 Blk 231 Bain Street
 #02-27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180231
承 印: 东南印务私人有限公司
国际书号: 981-05-4212-7
出版日期: 2006年3月
定 价: 新币 \$23.00

人名表

M		桑苏	Samsul
卡尔托	Karto	哈尔狄	Hardik Purwanto
哈托诺	Hartono	沙立夫	Sharif
亚庇汀	Abidin	普兰尼	Berani
李六		马科斯	Marcos
奥托	Otto	庄尼牛郎	Jony Cowboy
布尔罕	Burhan	丹丹	
狗姆		兰里	Ramly
章长福		穆赫达尔	Mochtar
卡蒂妮	Kartini	威查耶	Wijaya
金叶		哈山	Hasan
郭兆伦		老赵	
德薇	Dewi Partiw	黄达旦	
哈沁姆	Hasyim Ashari	一清	
李念华		大卫·威查耶	David Wijaya
巴拉卡斯	Prakash	邦喀兰	Pangeran
丑妹		莉拉	Lila
关珍珠		茄茜	Kasih
罗宾	Robin Tansil	特里	Tri
查玛鲁汀	Jamaluddin	拉曼	Rachman
苏基雅多	Sugiarto	拉希德	Rasid
苇航		努斯	Nus
向京		范·贺生	Van Huisen
向蕙		维娜	Wina
向蓉		诗丽·德薇	Sri Dewi
范邦		朱迪	Judy
纪志忠		麦达莲娜	Magdalena
努尔	Nur	珍妮弗	Jennifer
西狄	Sidik	米雪	Michell
曼尼克	Manik	巴苏奇	Basuki
贝蒂	Betty	班杜	Pandu
尼尔逊	Nelson		

作者小注

BAPAK/PAK，这个对男性的尊称词，作者代入汉语巴巴克/巴克，作为对应。

原词应用对象广泛，可谓：父亲、叔叔、伯伯、长者、先生、阁下等。

用例：**BAPAK KARTO**，卡尔托巴巴克；**PAK KARTO**，卡尔托巴克。

时下有一种译法是“伯卡尔托”，这并不符合汉语结构法。另外，如将之译作“卡尔托伯伯”或“卡尔托叔叔”，虽已符合汉语结构法，但缺点却是“限死”了原词于单一词意；被指称对象，也可能是年长者，也可能是年轻者。如果对象年纪小于发言者，译作叔、伯，顿生别扭。作者故采用音译，认为这才能保持原词“所指”和“能指”方面的广义性和圆满。朝鲜语“阿妈妮”，正是例子。

女性的**IBU**，译作“伊布”。理由同上。

目录

第十五章.....	1
第十六章.....	50
第十七章.....	99
第十八章.....	155

第十五章

风轻浪平，“德薇号”矫健地航行。时速固定在10海里，朝东北方向。

德薇·巴尔狄维指着摊放驾座舌台上的海图说，“就这，涅槃岛。你读读数字，70海里对吗？”

“是70海里。……好一个Nirwana岛！那是说它是地上天堂了？呵，这么印度……印度文化在这里生了根的。那岛是这样吸引人么？——你关小姐萦绕心头，似乎有点你要去朝圣的热切！”

按老例，她首先掌舵，在享受着海原驰骋的快乐。“赫，M先生，涅槃岛德薇是游览过了的——当年，还曾经从这个岛上运载过一批漂流上岸的越南‘船民’，把他们送去上回我们到过的那个集中营……。它今天已经有了一个新貌……完全现代化了……德薇是要为我们的M先生当义务导游，去见识一个新的伊甸园——你老像是满腹疑团，还不快谢过关小姐赫！”

“我伸长鼻子，嗅到的是‘现代化’、‘旅游胜地’、‘游客天堂’之类的味道……这是你关老板的课题。我这回只是陪太子读书，随侍在侧，当关老板考察业务的跟班。”

“由你自说自话去！——到时候你就开窍了。”

还是清丽的早上。朝阳自东边照射，海波粼粼，海的女儿们，舒袖狂舞。不远处一群海豚逐浪，一隐一现，海底里有杂技师在把玩抛铁环的戏目……云高天远，海燕点点。

“德薇，用这个时速，要7个小时呢！”

“可以加快的嘛！总之，我们留下肚子，到涅槃岛吃海鲜……你来吧，加速到18海里！”

“这段海程绝对安全。近岛的15海里，就要减慢，提防暗礁……还有，注意罗盘。偏了的话，赫，我们可侵犯邻国水域了——人家会把我们当走私船办！”

放开驾盘，做了几个舒筋动作。她转下中舱去，回头问，“热饮还是冻饮？”“七喜加盐！”

她拿上饮料和一碟emping（一种果肉压扁炸片），坐在驾驶室另外一把旋动铁凳，悠闲地嚼着饮料，也是七喜。为什么浅红色的？哦，是加了点红酒。“你要加盐，所以我不掺酒。”

……“德薇，我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结论：千万不要对女人讲哲学！我想，我终于明白了，女人不要哲学的……。对女人讲起哲学，不单只是徒劳的，而且，还要引起反效果……counter-productive！”

“赫！……脱不开的大男子主义！你老说人类文化史上只有女文学家没有女哲学家……你不允许德薇成为一个女哲学家——甚至成为人类最后的一个哲学家么？……西蒙娜·德波娃，不就是女哲学家？”

“是吧是吧，你找出一个来了。她是女文学家多一些。”

“西蒙娜是萨特的灵感……这不就对了么，因了女人的灵感输送，造就男性哲学。我还要从相反的角度看回来：人类文

化史上很少或者没有女性哲学家，是强辩地证明了：哲学是不中用的。难道我这么说不么赫！……女性只对有用的东西投注她的热情。”

“假设你是对的，那么，我说的就更是全对了！所以，归根到底，还是千万不要对女人讲哲学！”

“你不要讲的时候，德薇偏要讲赫！不让你们男人把女人看扁了！”

“看你激动成那个样子！……我说的，只是历史根据……一点都不存在视蔑女性的用意。”

“男人永远对女人有看法的啦！女人是你们的母亲、妻子、女儿。可是，赫，你们男人永远用奇怪的眼光看女人！”

“到有一天，男人不是男人；男人都用女人的眼睛看女人，你明白这将会是怎样的世界么？……我有一套文化、哲学上的总体论思想，然而我万万不敢提出一种‘男女总体论’来……我的总体论可能首先便在这里碰了鼻子呢……一思及此，自己便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我们的时代里，恰恰在出现男人女性化；女人男性化的明显现象。”

“女性要解放自己，挣脱男性强加给她的枷锁的道路就是敢于和男人比赛，敢于对男人世界挑战，证明她和男性一样本领？超越男人……你要说这就是男性化吗？你还记得我们曾经讨论过荣格的理论：每一个男子之内都有一个女子；每一个女子之内都有一个男子么？你还确定它符合中国的阴阳论呢！”

“没错呀！但是，我仍然祈祷，那女人中的男人不要长大，不要喧宾夺主……只要他长得那么高大，以致于和他的女主人一般高矮，就已经够恐怖的啦，更令人不堪设想的是，他

竟然长得高大过‘她’……”

德薇从裤袋里拉出一条紫色头巾往头上扎结。叶绿男式上衣，鹅黄男式短裤……很时代呀。清爽……是很有美感的呀……她停了话，拿起望远镜……望了一轮便放下。从衣袋里拈出太阳眼镜戴上。

“看来看去，我就看不出你身上的那个女子。”她慢条斯理地说。

“嘿，我躯壳里的那个女子，可真是一个机伶活泼，善解人意的小女子，我告诉你，她一点都不拔扈。她深闺独处，温馨柔美。当那个男人正指点江山的时刻，她便‘犹抱琵琶半遮脸’的，不减那男人半点颜色。”

“自大狂，Megalomania！……来，让德薇好好地看看你的面相。唔，一种‘自我崇拜’，美化自身的内冲动特别强烈！”她摘下太阳眼镜，挪近搜索。

“是吗？是这样的吗？信任你也无妨——我总得尊重一位心理学家呀！”

……她重新挂上太阳眼镜，移步到半开着的门边，将门推开，让海风吹个满怀。西首望去，辽阔大海的尽头，浮现出浅浅的一脉山影，按照海图，它无疑便是德薇所说的邻国国境。这一带水域，不正是海上走私者活跃的天堂么？……远方有一两个活动着光点，应该是船艇吧。德薇说，涅槃岛往返游人众多，而且还有直升机服务。

德薇走向座位，把杯里的七喜一口喝光。“抽根烟吗？”舌台上摆着她常备的More和Cartier牌子。她拉出一根More点上。“要抽便抽了香烟……尤其是在这种场景。我不抽女性烟

的！”

“赫，你看这风。丁香烟的火星，不搞到你衣裤全是洞洞才怪。噢，More，这是‘中性’的！”

“好啦好啦，就让我们走向一个‘中性’时代。”

“不要去说那些两性课题。M，我问你，你认为人的生命中最美的是什么？”

“呃，我好像从来都来不及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模模糊糊。年青时候，和现在的想法，是不相似的。要从那里说起呢！”

“我当然是问你现在嘛。年青时代——那时的你的生命还短呀！”

“其实，你要知道我的答案，最好是等我死了之后，我才肯定地告诉你……释迦牟尼说，‘路还未走完’……”

“啐！你老爱讲废话，无边无涯的。”

“‘无边无涯’！好一个‘无边无涯’……可敬的小姐哟，你看我们此时此际的蓝天苍海吧，我们只有在它的浩渺舒展之中，感受自由，感受美……这艘华丽的‘德薇号’、这个驾驶室、这个驾驶盘，它们固然是我们实现自由和美的手段——我们是在这个工具这个手段之中领略自由与美的，就因为如此，我们简单地以为它才是自由与美本身——但如果没有这‘无边无涯’，对不起，这艘华丽的‘德薇号’将是一只禁锢死魂灵的箱子呵！……‘人的生命中最美的什么？’……我愿意接受这样的答案：美是生命本身！因为‘美’只是生命带出的概念，所以‘美’只是生命自身的内在因素。生命归根到底也只是大宇宙大自然的

一个面相，故此我们可以看到‘美’之在于生命之中和‘美’之在于宇宙自然之中的同一性……生命最美！”

“M 你是个‘说了等于没说’的人！赫，你真的是一个抽象的人！你应该是那天空中的一片云呵！”

“我已经给你说了抽象的具体……你只要走进抽象与具体的统一，那你也就完备了。”

“你言下这意就是在告诉德薇，你这位 M 先生，已经是‘得了道’似的‘完备者’了？”

“得了道，完备了——也就是重构矛盾，再度分裂的起始……宇宙自然并不容忍完美与终结。我同意歌德的命题，凡是诞生的，必然灭亡……局部和个体，注定灭亡，它是永恒和无限的另一个面相。在这个意义上，‘美’是‘否定’的产物，而‘美’同‘悲’完成着统一。于是，人类有了生命之歌。”

替换驾驶约莫一个钟头，德薇又要求休息。“热坏我了”，她说，近午时分，温度升高了许多，海上涌来阵阵热浪。她一面解下头巾一面吟哦，“忙呀忙的忙了这段日子，精神绷紧……啾呀哈，来到无人的大海，多么宽舒呵！……神经一旦放松下来，‘困神’就要来光顾啦！哎……哟哟，让我好好地睡上个三天三夜，该有多美呵。”……她做了个鬼脸，告罪似地说要到舱房去小睡。警告她：“小睡则小睡，较上警钟……你别大睡不醒，让我把船开到别的国家去！”

“放心！我只伸伸腰，享受一会冷气。”她添了瓶冰冻蒸馏水，切了两颗奇异果送来才消失。

.....

——阿哈M, 现在是我们俩对一话的时候了……你还愿意认为, 你对德薇发生着感情么? 噢, 随你怎么说吧, 好感? 亲感? 被吸感? ……她的美, 她的魅力, 她的女性, 最终征服你。

——W, 千万别乱说话……你想强调男女没有纯粹友谊的引言! 你的这些是低层次的偏见!

……我很清醒的。

——但是, 躲在你的背后的我, 却已经屡屡震颤了……呵, 多美的胴体呵! 不是石雕的, 不是维纳斯……是流动的、闪亮的、散发着花香的……你强力推开那顽固的影像……它浮现、浮现, 又浮现了, 像一部历史的焦点! 你看, 晴天万里, 没一丝丝雨云, 风也那么温和……怎么会钩引起龙卷风的回忆呢?

——唉! W你真多事! 既然你是我的忠诚伙伴, 你为什么不索性站到我这一边来呀? ……你别干扰我, 别怂恿我……你难道不理解我要作多大的努力, 才能建立起平衡来的么? 魔鬼! 你这魔鬼, 你安息去吧!

——恐吓我干嘛, 你! 你装得貌似强大, 大声宣布我是个小魔鬼……你以为我因此也就屈服于你么?

——好吧, 你要说什么就说个淋漓尽致吧! 你又不服阻挡……我不晓得, 是不是叫‘内部民主’。还给你一个言论自由吧!

——这还差不多! 就让我来回想一番。你早些年便呻吟在文化十字架之下。现在, 你终于在尼采的著作中找到了同样的

理念了……你沾染了尼采的偏激。你有一种狂人的气质。

——我才不受尼采的沾染呢！你说，人类不是一脉相承的么？我们不断在重复古人……有时候我们向东边倾斜，有时候向西边倾斜。历史上的哲学思维，它们的强有力也就表现在它们的偏激上；即使是中庸主义的提出，也依然包含着偏激。为什么呢？这或许就在于运动发展的必要性吧！激情！激情。人类多么需要激情！连黑格尔都极度颂扬激情！我深切地感到，20世纪的世纪末竟然要变成一个激情没落的年代！……我们见到多少的‘腐儒’在涌现。他们打起了理性主义的灰旗！

——噢噢，亲爱的伙伴呵，你自己还不是同样的混乱吗？你说你赞赏尼采，你说你否定尼采……。尼采谴责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谴责了卢梭的平等原则……假使你否定尼采，那你又有什么理由责难当代的理性主义呀！

——我不要尼采主义。我赞赏的是尼采精神。尼采说，这十字架就是人类的过去。他哀叹人类的不幸就在于不像只有现在没有过去的兽类而必须在过去的重负下生活。尼采是反历史主义的。他认为历史意识使人类天才受到约束，它麻木了行动者的意志，弱化了个性，扼杀了生命的本能冲动。历史把人类纠缠得疲惫不堪，以致失却了现在的意识，失却了创造的潜能。他号召人类说，只有当人们能够摆脱过去的束缚，只有他不再为过去岁月的崩溃而伤怀，也不再在虚夸的丰沃的重荷下呻吟，他才能真正释放他的能量，并为自己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现在……尼采有多少的正确便有多少的谬误！我赞赏他，但赞赏他之作为伟大的文学家，而否定他因为他是荒谬的哲学家！……为尼采鼓掌吧，但只接纳他饱含哲理的文学情感理性，抛开他的

哲学。

——那么，你说的当代理性主义呢？在所谓当代理性主义的侧旁，当代人类不也在高唱非理性主义，呐喊回到感性，回归肉感么？

——我反对理性么？不！我所感痛楚的是，为什么在新的理性的土壤上，不能生长出新的时代激情！……回归肉感，只能是滥情，时代需要的是不滥情的激情！

——别奢望我会五体投地信服你M……聆听不等于适从，悟通还不是实践。理性是无叶的枯干，理性是涸渴的河床……肉体的，肉感的，感觉的，那才是生命的本真，生命的实现……令我陶醉的是那香浓的，晶亮的……打雷闪电吧……

——让我掌舵！让我掌舵呀W。你像蛟龙翻江，叫我心浪起伏！呵你！……我记起冯友兰的话来了：“人必须先说许多话然后保持静默。”这名言闪现在一个一生在作哲学思维的人的心中，很像闪现在一个一生在诗思中的歌德的心中一念：“我要呼唤对于这样的一刹那……‘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漫漫长途的精神跋涉，你会歇一歇脚，竖起一块路碑，默祷一会，然后，万里关山从头越……多么诗呀！多么哲呀！“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清”……一阵悠扬壮美的歌声，她醒了，她将唱机开了。《Sing Sing So》……

嗨！你倦了吗？我们就快到啦。噢，看那黑点！德薇精神爽利，手里剥着香蕉。给你！让我来吧，你歇歇，我来过，我比较熟悉海上状况。中午12时15分。德薇说，半小时就能到。这岛有多大呢？比柏斯狄岛大。它的特点是沙滩大，比“白沙滩”大多了，沙却是浅黄色的，有十个足球场的大。岛

上有环岛公路。汽车、马车川行各个景点之间。有大酒店，有 cottages，还可以住进居民的亚答屋。你可以玩水上 scooter、水上脚踏车、冲浪、风帆；你可以潜水到美丽的珊瑚礁，上山打猎、抓鸟、捕蝴蝶；在海上钓了鱼，你可以野外烧烤，也可以交给名厨为你烹饪。岛的中央有一个天然淡水湖……比珀斯布狄岛优美多啦……

我们珀斯布狄岛占优势的是地理位置。将来，我们的竞争力，主要在 Casino 上。

涅槃岛的轮廓浮现眼底。海面平滑，没有卫星小屿，它像一座摆放玻璃桌上的雕塑。德薇小心参照航海图，把时速降至 5，缓慢地朝伸出海面的白色栈堤驶去。

……在栈堤拴船。这上头有移民厅和港务局办公室。德薇单向港务局申办了报关手续。把船开向西岸边的 Marina 避风港——那边停泊着大群各式船艇。德薇描述过的大沙滩，便平展在栈堤的北首，伸延竟有两公里的长……珀斯布狄的白沙滩立即变成了“小巫”。然而，这庞然大物的黄色沙漠，却少了风骚，少了浪漫……

Marina 里早有两名港夫把“德薇号”拴定了。她打发了他们之后问，“你想住在船上还是上岛去？”“住船上好呀……把房金省下来！”“道理是有的——其实，既然出来游玩，不在乎花钱！……你要说德薇是资产阶级气派是不是？要说你就说。我只想提醒你 M 先生，尽管这 Marina 保安森严——你往外瞧瞧，呸，除了港务局的保安队以外，那边还有一个海军的哨岗呢——但是，据说曾经发生过盗贼潜水而来搜刮船只的事件……这是旅游胜地，也是罪恶之乡呢赫！”

……你常常会发觉，德薇的话，她的意志，是不能抗拒的。

德薇主张在格兰德大酒店餐厅用午餐。一反她原先要赶岛上吃海鲜的宣言，叫了 Gado-Gado 和水果拼盘，桔子水。理由是天气太燥热，而且，真有风味的海鲜，要晚凉时分落“民间”餐馆去才尝得到。

饭后懒洋洋，留在餐厅享受了一轮冷气。下午三点，德薇独自去大酒店大堂柜台，要了岛中央淡水湖畔的一栋独立庐屋(cottage)。回到餐桌上说。“那地点比较安静优雅。要看热闹时，电召‘的士’来这中心区。德薇请你来，是要让你来看风景的赫！”说到“风景”两个字，加重了语气，她美丽的脸上一片诡谲，像个巫婆子。

“先享受一回马车吧！先看一看自然风景！”她说。各自提了轻便旅行袋，登上雕饰华丽而又俗不可耐的马车。车主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问他“巴巴克，要走多少时间呀？”他高兴而谦逊地答话“巴克，很快的，很快！40分钟吧，顶多是40分钟……巴巴克和伊布是第一次来涅槃岛吗？这里非常非常好玩……巴巴克伊布看，多漂亮……大海、海岸、山林……还有等会到达的大湖……我想两位是我们自己人吧？听两位的口音，是自己人……这里来的多数是外国人。很高贵的太太小姐……”。他开始不停地指点，一一介绍流星似的路上的景物……然后才带点歉意地发表声明，“我首先向伊布巴巴克要求原谅。问题是这样的，两位都知道啦，我们这个岛是一个美丽的岛，有沙滩，有平原，有森林……最美妙的是还有高山，高